

柏条河 在生命峡谷歌唱 (组章)

刘建华(四川)

1
一个空空的玻璃杯。
旋转在春风的手上,一个词,比一个词,更深的陷阱,让桃树说出隐秘和隐秘的隐秘。
大街小巷的玉兰花拒绝春风,兜售的赞美词和比喻句。
春天铺开大网,柏条河在时间的滴漏里,搓洗着青石上的锈迹和杂草的絮絮叨叨。
柏条河的翅膀在对抗二月的寒流。
一颗失去爱情的灵魂,总在新雷炸响的初夜,萦绕于岸,如瀑般渗入河流的胸口……

2
河边的星火,诗句的苍喝在睡梦中闪动的眼睛。
春天魔法般侵入了雨的眼睛。你系在马尾辮的

手绢,投靠于我,手中成锦,词语一颗颗泛化浑黄。
让一生的轻歌变成细语,守住生平传奇,守住吧。
被雪水沐浴的句子,一定会在柏条河上朗诵经久不息的长调。
河流捏着时间的银针在雕刻爱情。河流的重量,像思想的茧丝,在风透明的嘴唇上滑过透青的墓碑。
我的影子像树根一样扎进河流液体和血脉,以至于我的肌体连同情感、思想和孕育的文字都在河流的喂养中,成熟、坚固,茂盛。
我不停地筛选心中的石头和果实,以及把晶莹的韵律,幻化成鸟鸣,或者春风的暗语。

3
只有河流,总在夜的隧道口,举着轻歌曼舞的光盘,为我护眼;为我朗诵她爱情缠绵的箴言。
飘落的花衣,覆盖不了柏条河银铃如炫的歌

唱。
桂树、枫杨、构树、银杏、水麻、水草……无数的叶片像招唤的手掌,细微的苔藓和尘埃鼓起勇气。伸着懒腰的柳树,打着呵欠的银莲花,与浪花静静对视的樱桃,此刻正被太阳用辉煌灿山的金笔挥写着一幅盛世春天的画卷。
川西,正弥漫新的曙光,并照见柏条河里潜伏的青铜句子。

5
拉住你纤柔冰清的手,网住你清澈灵秀的目光——我亲爱的柏条河!
每个夜晚,都能倾听柏条河的歌唱,她的亲近像母亲,超越恋人。
每个夜晚,都会留下倾情文字,即使有些人瞧不起那些文字,但那是心血对应柏条河心跳的歌唱。
每个夜晚,我们对应琴键,在失眠的旷野里,

您款款奔流,我在神思的马背上追逐……
超越意念和血脉,超越心仪和心仪。
靠近我的河流总是在偿还时间,偿还人间的人间。
偿还我的儿子和亲人。

6
柏条河,在生命峡谷奔腾。
岸上的荆棘是我护体的布匹或者粮食,是我和河流的纱帐或者说伪装。
伴着我们的生长,我们的发展,我们的爱慕,我们的前进,我们的创造,我们的孤独,我们的贫穷,我们的富有!
柏条河每一朵浪花投射在我心灵闪耀光芒;柏条河运用万年时光翡翠脂液酿造玉洁灵泉;柏条河,已在我们心灵的纯粹里,筑起城堡,爱情的宫殿!
已成为胯下嘶鸣火焰的马匹……

锦里

投稿邮箱:763358734@qq.com
总第 76 期

锦里诗苑

逆流 (外二首)

晨叶(四川)

溯流白沙河而上
我在寻找一个古老的传说
沿途看见,很多石头爬上岸来
成为河的堡垒或路的基石
还有几个大的,刻上一行字
就成为了农家乐的招牌

坡度,抬高了石头的愿望
其实我也像石头一样
一直在时光里挣扎
岁月的重复冲刷,打磨
使我不得不低下头,顺势而居

很多石头和我一样,有点怀旧
心里一直有爬上山顶寻找慰藉的念头
而现实是,难忘的往事如同
高贝分的芦苇,扯下一地鸡毛

宁愿一天天受损,日渐消瘦
也不想轻易就打开自己的心结

熟悉的风声

能辨别别人的脚步声
这也是亲情的分支
如同我闭着眼睛,也能
找到回家的路

脚步经常随风而至,像风
吹动地上的树叶发出的声音
树叶在飘落之前
就把露珠打叠好,放进心里
等见到泥土上,道出自己的申请
风悄悄说了一句话
树叶和泥土就达成了一种默契

父亲也不再沉默
扛着锄头出了门
站在地里,和早春拉起了家常

河堤之上

水,往低处流
刚好与河堤
擦肩而过

一座桥,做着俯卧撑
与河堤较上了劲
看谁的时间更长

水下的石头怀有心事
想找一个泡影
来场恋情

有人站在河堤之上
吟出的诗句与时光有关
与波浪形成对偶

青城有爱 (两首)

田园(四川)

呼应亭上观云海

犹记得少年时
我们曾登上呼应亭
白云在身边缭绕
这仙境,醉了你
也催眠了我

那云海,望不到头
却让人想起,萧萧易水
和那不屈的故人

也许,到了远方的你
偶尔会看到余晖
请不要惋惜美景少,朋友少
看八百里青山横亘,岷江河绿水相依
此地一别,仍伴你孤帆远影

美酒一杯别青城

细雨,是这座山的清冽工
青城的空气因而而滋润
青城也不缺苔藓
它们将万年的古树紧紧包围

前月自酿的酒熟了
来吧,浅唱,轻酌,狂饮
依你选择,远方有夜酒杯
不一定有猕猴桃酒的香醇

山脚下依依惜别
你说,远走不如近歇
我不想离开,想要过上好日子
不得不运行
一曲萧音,是李叔同的《送别》
问君何日归,待到来年初雪时
让我们点亮篝火,煮酒暂不论英雄
一杯敬山,一杯敬情

西街印象

朱军(四川)

宝瓶口以南
青石板路铺就的西街
在岷江水一个静躺千年
古老而悠扬的驼铃声湮没在历史更深处
一群行走在茶马古道的独行者
用破烂的草鞋丈量生活的贫瘠
枯瘦如柴的身躯至今依旧挺立
这是茶马古道入藏的起点

背夫们如雕塑般站立
深邃的眸子来不及装下路过的风景
青石板路在身后消逝
向着山林的深处蔓延
千年的岷江水在西街旁奔腾
他们仍旧在西街站立
紧挨那些按着快门的的人群
诉说曾经苦难的岁月

在归心苑接受阳光洗礼

兰静(四川)

敏感,我的妄想,我的焦虑,全都在阳光下土崩瓦解,彻底融化。
雾霾后的太阳格外明媚。闺蜜邀约,我们三个从各自的家中抽身,汇集在临近都江堰市精华灌区的归心苑的露天阳台上,在阳光的沐浴中偷得浮生半日闲。

我骨子里是爱茶的,但因长期失眠早已将茶和咖啡如同情绪一样戒掉,喝着随身携带的宁心安神茶。俩闺蜜冲泡的是叫“肉桂”的红茶,而我刚好带了一小袋“桂圆”,它俩是不是失散多年的亲兄弟?

俩闺蜜每冲一道茶的时候,那醇厚浓郁的茶香就飘进鼻孔,沁人心脾,心也随着杯中的茶叶被

滚烫的水舒展开来。我们嗑着瓜子,吃着点心,喝着茶水,聊着阳光和雪景有关的话题。归心苑的露天阳台有条铺着石板的路,久坐之后,我起身在小径上面慢慢地走着,如T型台上的模特,生怕两下把它走完。我特别享受小径两旁那疏离的绿色翠竹,与撒满在地如鸡蛋般大小的洁白如玉的石子,在阳光下散发的清辉,整个人笼罩在这样的氛围里,今夜的我定会月华如水。

偌大一个空间始终回荡着优美的古典音乐,踩着音律,我一间一间地去窥探翠竹掩映的民宿和茶艺室。门上的“松室”“木轩”“春雨”“敏学”“夏会”,它们一定知道我是闻香觅字而来,如精灵般从中华字库里列队出来,在我面前

偶遇桂溪园

陈洪飞(四川)

那天,与朋友到青城山游玩。讨论午餐去处,一友邀请去桂溪园,说巴适得很。另一友说:不安逸,不去!大家见朋友态度坚决,又诚恳,随桂溪园。从前山门向大观方向走,两公里左右,就到了有争议的桂溪园。

当公路快到熊猫乐园时,汽车右拐入一条乡间水泥路,几百米后,进入山中,一股凉意扑面而来。到地停车,拾级而上,竟然看到大门右侧立柱上有纤细的几体“桂溪园”招牌,再看落款,吓了一跳,是王定国!是那个老红军吗?她来过这里?带着疑问走进院子,问接待的中年汉子,原来他就是主人,他肯定地告诉我们,就是老红军王定国写的,我不由对这里产生了敬意。

进门右边是个茶室,里面有二十多个人在开会,园主说这是“它山书院”的师生在上美术欣赏课。园主用手向上一指,这是武馆。哦,还有武馆,一看,小巧精致,里面几个小孩子穿着“青城武术”的服装在一招一式比划着,教习孩子的是一个英气青年,听说是青城武术的非遗传人。我们不是来吃饭的吗?怎么又是书画,又是武术的。

园主说:“你们订晚餐,还需要稍等片刻,请到图书馆茶候。”登上几步台阶,左转过一个门厅,墙上有个书架,放满书籍,认为就是个书房吧,正想看些什么书。但园主并没有停下,而是直接穿过,走了出去。我们赶紧随行,又是一

片天地,有两间敞亮的小屋,满墙书架,满屋图书,应该有几千册书吧。中间有几张书桌,还有打开的书页和笔墨纸砚。一会儿,在书屋旁边的露天阳台上,绿荫里,几杯绿茶冒起了热气。喝着茶,看着书,表面惬意,其实早已饥肠辘辘。

从旁边散居的农户来看,这里原来也是一家农户改建而成,典型的川西民居格局,竹林围绕四合院。茶坊,武馆,图书馆依附在四合院外。院子依山而建,设计精巧,假山池沼,石桌木椅,典雅别致。中庭宽大,四合院上三方是客房,下方是茶坊。穿过厨房前的吧台,走到屋后,曲径石梯,上行数步,豁然开朗,别有洞天,原来这里才是餐饮处,十多张桌子,宾朋满座。这些餐桌,凉棚盖顶,高低错落,环盘环绕,视野开阔,看到眼前绿得响亮的山峰,不正是孟浩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嘛。

“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园主早上了一桌菜,色香俱全,只等品尝。先填肚子,大快朵颐,然后细品,味道特别,平生未尝。据园主介绍,此处不点菜,只点人,据人数定菜,按人头收费,这个很特别!又问,你知道客人吃什么菜呢?园主微微一笑道:“菜品都一样,系年轻漂亮的老板娘自创私房菜,尤以‘桂溪三宝’招人喜爱,而且保证唯一。”

酒足饭饱,醉意朦胧。身边反对到此之友,还有一问,他曰:一样的菜色天天吃,腻不腻?哈哈,本人未腻,还要再来!

水仙花的清浅时光

周萍(四川)

女子喜欢花,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事。以前,仅我那60平方米的院子里就生长着近百种植物。四季更迭,随时令轮番绽放,我会扳着手指头数着每一个季节即将呈现的精彩表演。

迎着气候,我家后院放置一段时间的水仙竟然不自觉中悄悄绽放出了娇美笑颜,开出了十几朵纯洁干净的小白花,一朵朵像初生婴儿的脸,透着让人怜爱的美。记得黄庭坚的《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中“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一句说水仙乃多愁善感的洛水仙子所化,“凌波仙子”一语,惟妙惟肖地勾画出水仙的风韵;清朝刘灏《群芳谱》中“风鬟雾鬓无缠束,不是人间富贵妆”两句赞颂水仙朴素无华的品行和高洁的气质,更使人如见其美,如闻其香。

水仙天生丽质,芬芳清新,素洁幽雅。自古以来,人们就将水仙花与兰花、菊花、菖蒲并列为花中“四雅”,清供之花,又将它与梅花、茶花、迎春花并列为雪中“四友”。它,只要一碟清水,几粒卵石,置于窗台案头,就能在万花凋零的寒冬腊月里展翠吐芳,春意盎然,因而也常常被当作庆祝新春的年货儿。

坐在茶桌旁,我闭着眼睛靠近它,深深地吸闻这份幽香,仿佛唯有这样,才不辜负它的努力绽放。我酷爱水仙,不仅因为她那美妙的身姿,翠

绿的枝叶,修长的花茎,那洁白的花瓣里金黄色的蕊蕊,透着幽香,沁人心脾,随风吹送得很远很远。

曾经我不会种水仙,每次从市场上买回来就放在室内。我想,温暖的环境会让它尽快抽花剑,孕育花苞,还要浇水施肥,照顾周到。结果,等到花开的时候,绿色的枝叶长得像韭菜一样,花剑虽高,但总像是缺乏营养又瘦又高,花瓣小小的,悄然开花后就开始东倒西歪,撑不住花瓣,只得找绳子拴起来固定。

有经验的朋友介绍说,水仙花不要一开始就放室内,温暖的环境养育不了茁壮的苗。养花和养孩子一样需要用“呵护”。呵护的方法是在大自然里经历风霜洗礼,给它链接自然生命的养分。掌握经验后,我终于成功养出了一大盆长势健康、喜人怒放的水仙。

水仙花开了,一室馨香。这香,不淡也不烈,不温也不火。你在别处,它不扰你,静静地吐露,当你靠近它,便轻轻地恰到好处地撩你一下,清幽雅致,香味宜人。这一撩,让你瞬间目光澄澈,顿觉心旷神怡。

水仙花开了,白得那样干净,纤尘不染,一朵朵缀在葱绿的叶片间,充满仙气,却又如此可人。我想,其实我们每个人,也要像这水仙花一样纯真、洁净,不可在尘世里久了,蒙染上些许尘垢,沾一身世俗气。



作者简介

马云峰 号“牧马人”,善画写意动物,尤擅国画骏马,在中国书画界有东北“马王”之称。作品多次被国家、省市级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现为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会员,中国名家书画院会员,黑龙江省美术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艺术品收藏研究会常务理事,黑龙江省书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黑龙江省书画院常务理事,哈尔滨市美术家协会会员,北京市荣华斋书画院特聘画家,江苏宜兴徐悲鸿纪念馆特聘画家。